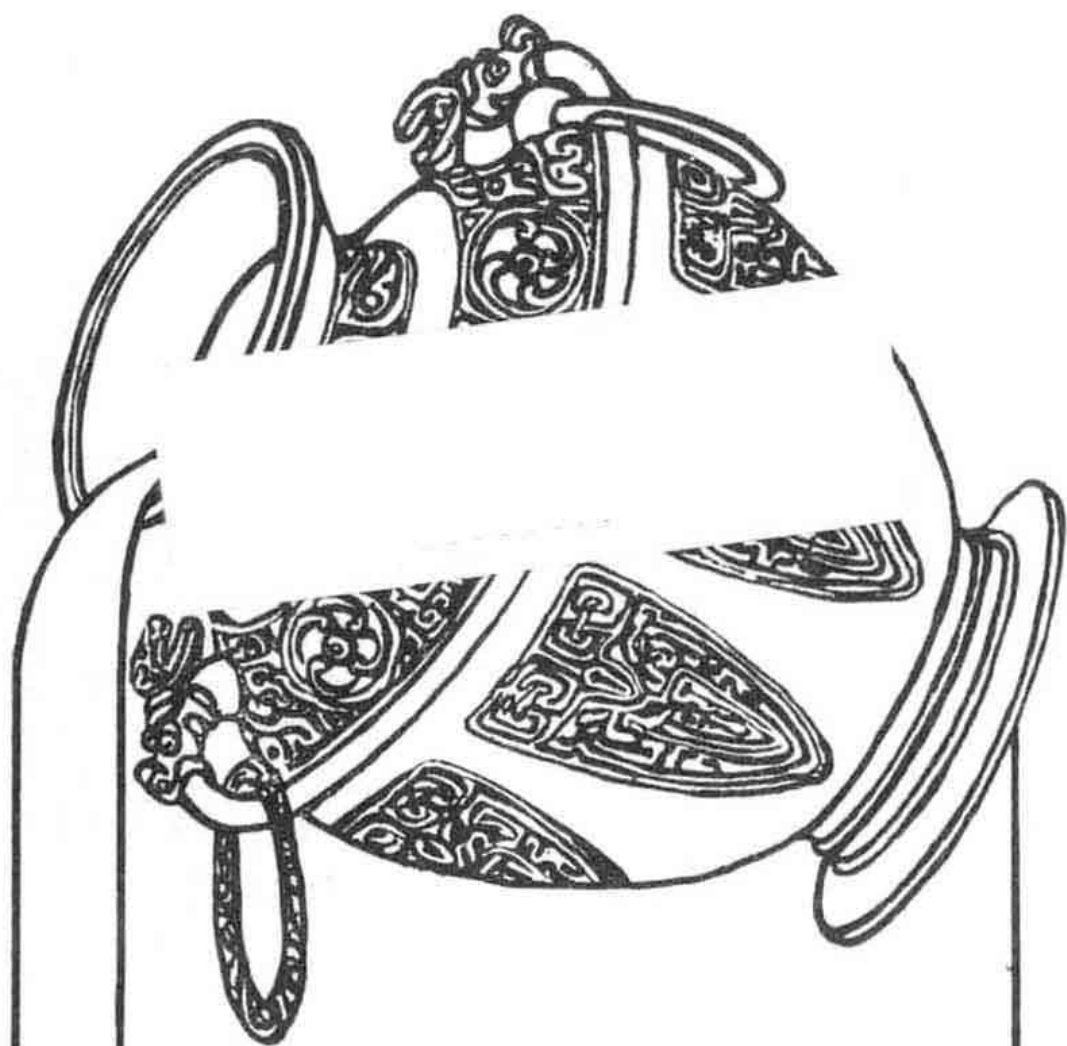


宋明話本

聽古人說書

中國歷代經典寶庫
《袖珍本》



宋明話本

聽古人說書

文物選粹

九

原著者簡介

一七

編撰者簡介

一八

致讀者書

一九

一、西山一窟鬼

一

二、碾玉觀音

二四

三、錯斬崔寧

四九

四、宋四公與趙正、侯興

七八

五、快嘴李翠蓮

一一六

六、吳保安棄家贖友

一五二

七、趙太祖千里送京娘

一八〇

八、白娘子永鎮雷峰塔

二一四

九、賣油郎獨占花魁

二六九

附錄 原典精選

三三七

西山一窟鬼



杏花過雨，漸殘紅零落，胭脂顏色。

流水飄香，人漸遠，難托春心脈脈。

恨別王孫，牆陰目斷，誰把青梅摘？

金鞍何處？綠楊依舊南陌。

消散雲雨須臾，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折！

燕語千般，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。

厚約深盟，除非重見，見了方端的。

而今無奈，寸腸千恨堆積。

這首幽怨纏綿而又美麗的詞兒名叫念奴嬌，是個赴京趕考的舉子作的。這個舉子名叫沈文述，他並不是一個有名的詞家，只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，但是這首詞却實在作得非常的好。

沈文述既然不是有名的詞家，又爲什麼能作出這麼一首好詞呢？原來這首詞中的每一句都是先輩詞家們詞章中句子，虧得他用心靈巧，能尋章摘句，將前人詞中的章句，拿來拼成這麼一首絕妙好詞。

我們今天要講的故事，和這首詞兒並沒有直接的關係，和沈文述也沒有什麼瓜葛。各位看官一定會奇怪，既然故事和這首詞沒有直接的關係，又爲什麼開講之前要先來這一首詞呢？且聽在下一道來。

這首詞兒並沒有什麼難解的字句，看官們一覽就大概能體會出詞中的意思，說的無非是情人遠別，愁緒難挨之類的話。多少幽怨，多少留戀，總是爲著曾經有過那麼一段難分難捨的感情。不論過去如何，未來又將如何，能撩起這離情別緒的那份深情，終歸是美麗的，即使有一點兒酸，也應當是酸中有甜的。在芸芸衆生裡，能夠擁有這麼一幅美麗畫頁的人，該算是一個有福的人了。人生百態，遭逢萬端，情感的事兒更是令人難以捉摸。當時甜美，事後纏綿，回味起來無窮餘甘的感情，畢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遇著的。多的卻是那不堪回首的往事。

在下今天要講的這個故事，大概就是屬於難以回味的這種。所以在未開講之前，就先來這麼一首美麗有味的詞兒，給看官們開開脾胃。因爲這個故事雖然講的是一樁和感情有關的事兒，可是却實在有些兒蹊蹺古怪。

故事的主人翁和開篇這首詞兒的作者沈文述一樣，也是個讀書人，姓吳名洪，福州威武軍人，家鄉人都叫他吳秀才。紹興十年，他從家鄉來到都城臨安，準備參

加三年一度的進士考試。他對這次的考試原抱著十分的把握，可是，時也，命也，時運未至，竟落榜了。

吳秀才不是個有錢人家的子弟，而且自己原以為這次一定可以高中無疑，所以帶的旅費並不多。那知竟然名落孫山，心裡的痛苦與失望真是難以形容，不但沒面子返回鄉里，即使真的想厚著臉皮回去，也沒有了路費。爲了免於流落他鄉，沒辦法，只好在這臨安城裡州橋下隨便開了一個小小的學堂，等待三年後下一次考期的到來。

從此，吳秀才每天就過著和小朋友們打交道，廝混的日子，附近的人家也不叫他吳秀才，都叫他吳教授。

時間過得真快，自從開了學堂，一幌眼就是一年過去。這一年多來，多虧了那些街坊人家，肯把小孩子送來跟他上學，吳教授總算有了一些兒積蓄。

有一天正在上課，忽然聽得門簾上鈴聲響，走進了一個人來。吳教授抬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半年前搬走的鄰居王婆。王婆一向專靠做媒爲生，撮合好事。吳教授見是王婆，不免得上前問安：「好久不見，婆婆現在住那兒？」王婆說：「還以為教授早將老身忘了呢！老身現就住在錢塘門裡城下。」

兩個老鄰居就這麼聊了起來，教授問道：「婆婆今年高壽多少？看你老人家身體還這麼健朗。」王婆說：「老身七十五囉，教授呢？」教授說：「二十二。」

王婆說：「容老身說句不中聽話，教授才二十二歲，可是看起來却像三十多歲的人了。大概是教書太過費神吧！老身且和你說句知心話兒，我看教授實在是需要一個小娘子相伴。」

教授說：「不瞞你說，我自己也有這個意思，央過幾次人，就是沒遇到過合適的對象。」

王婆說：「這叫做『不是冤家不聚頭』。老身這兒正有一頭好親事，嫁粧大約總有一千多貫，外帶一個陪嫁的丫頭。人材又好，各種樂器都會，又能算，又會寫，又是有名的大官府第出身，就想嫁個讀書人。不知教授要也不要？」

教授聽王婆這麼一說，不禁喜從天降，笑著說：「如果真有這麼一個對象，那可真不錯！這位小娘子是那家的？」

王婆說：「說起這位小娘子，來頭可還真不小哩！是秦太師府裡三老爺放出來的人，已經兩個月了。兩個月來，來說親的也不知有多少，有朝中辦事的，有內廷當差的，也有開店做生意的，只是高不成低不就，小娘子就是堅持要嫁個讀書人。」

因爲小娘子種種樂器都會，所以府裡的人叫她李樂娘。已經沒了爹娘，現在就和那個陪嫁丫頭錦兒住在白雁池一個老鄰居家裡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只見門簾外人影一晃，一個人走了過去，王婆一見那人影，忙說：「教授，你看到走過去的那人麼？便是和你有緣的那個……」一句話沒講完，出門趕了上去。教授一陣緊張，以爲就是……誰知帶進來看，不是別人，却是李樂娘在她家借住的那個鄰居，姓陳，大家都叫她陳乾娘。

王婆拉著陳乾娘走了進來，和吳教授作了揖，王婆說：「乾娘，住在你家的那小娘子說親說成了沒？」

乾娘說：「這事不知該打從那兒說起，來說的又不是沒有好親，誰知她就那麼執拗，口口聲聲只是要嫁個讀書人，却叫我那裡去給她找這麼一個讀書人！」

王婆說：「巧事兒！我倒有個好親事在這兒，但不知乾娘和小娘子肯也不肯？」

乾娘說：「你是說誰？」

王婆指着吳教授說：「就是這位官人，你說好不好！」

乾娘說：「別取笑了，如果能嫁給這麼一位官人，那可是她前世修來的福。」

三個人這麼一說一搭，吳教授看看當天也教不得書了，便提早放學，叫孩子們回家去。將學堂的門鎖了，和兩個婆子走上街來，找了一家酒店，叫了一些酒菜。

三杯下肚，王婆站起身來說：「教授既然有意要這頭親事，就該向乾娘要一份合婚帖子。」

乾娘說：「老身剛巧帶的身上有。」伸手從抹胸裡掏出一張貼子，交給吳教授。

王婆說：「乾娘，俗話說，真人面前說不得假話，旱地上打不得水，好便好，不好便不好，乾脆些，你現在就約定個日子，到時帶了小娘子和錦兒到梅家橋下酒店，我和教授就過去相親。」乾娘說一不二，當即答應，三個人就這樣約定了日子。吃過了酒菜，陳乾娘和王婆起身謝了吳教授招待，匆匆的走了。

到那天，吳教授提早放學，換了一身新衣裳，便到梅家橋下的酒店來，遠遠的就看見王婆站在門外相等。到了樓上，陳乾娘接著，教授劈面就問：「小娘子在那裡？」乾娘說：「和錦兒坐在東閣兒裡。」教授小心翼翼的用舌尖將窗紙舐破一個小洞，眯著眼朝裡面瞧。這一瞧却似乎瞧得出了神，忽然不知高低的叫了出來：「

兩個都不是人！」這下可嚇壞了兩個婆子。「怎麼會不是人？」教授這才自覺失態。原來他看到了兩個天仙般的美人兒，小娘子簡直就像南海觀音，錦兒就像玉皇殿下的侍香玉女，一時失神忘懷，竟說兩個都不是人。兩個婆子聽他解釋過了，才又笑盈盈的坐下。

教授大爲滿意，當日就定了這頭親事。接著的免不了就是下財完聘等等，不必細說。

過了不久，選了個黃道吉日，教授將那小娘子娶過門來，從此夫妻倆一雙兩好，意密情濃，好不羨煞人，真個是：

雲淡淡天邊鷺鳳，水沉沉交頸鴛鴦；

寫成今世不休書，結下來生雙綰帶。

教授夫妻燕爾之好的事，且不必細表。兩人婚後不久，很快的又是月半十五了。十五是拜孔夫子的日子，學生們比平常都來得早。每逢這一天，教授便也得早起。這天一大早教授就起床了，走過灶前，丫鬟錦兒已經起來上灶。教授走上前去看那錦兒時，不看便罷，一看萬事皆休。只見錦兒背後披著一頭散髮，雙眼突出，

■選了個黃道吉日，教授將那小娘子娶過門來。



脖子血污。教授當場大叫一聲，匹然倒地。

他的妻子慌忙趕來，用冷水救醒，錦兒也來幫著扶起。妻子說：「丈夫，你看到了什麼？」教授是一家之主，大男人家，總不能說看到錦兒那種模樣，自己睜開雙眼，仔細再看看錦兒，還是好好的，當下也覺得或許是眼花了，只好扯個謊，說：「大概是起來時少穿了衣服，被冷風一吹身子受不住，忽然就暈倒了。」錦兒趕忙去弄了些安魂定魄湯給他吃，很快也就沒事了。不過教授的心裡總免不了有些疑惑。

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，不久又是清明佳節，學生們都不來上學，教授吩咐妻子，說自己想要趁這假日出去閒走一遭。妻子也無他說，教授換了衣服，便出門走萬松嶺這一路來。來到淨慈寺，在寺裡看了一會，剛要出來，忽然有一個人過來向他打了招呼。教授一看不是別人，正是淨慈寺對面酒店的酒保，酒保說：「店裡的一位客人，叫在下來請官人。」

教授跟著酒保走進店裡一看，原來就是臨安府的府判兒王七三官人。王七說：「剛才看見教授，不敢隨便招呼，特地要酒保相請。」教授說：「七三官人要上那兒玩去？」

王七看他那老實頭的樣子，心下想道：「他剛結婚不久，我就捉弄他一下。」便說：「我想約教授到我家祖墳走一趟，不知好不好？幾天前看墳的人來說，現在桃花正開，去年釀的酒剛熟，我們到那兒吃幾杯去。」教授說：「也好。」兩個走出酒店，到蘇公堤上南新路口叫了一隻船，一直坐到毛家埠才上岸，然後再慢慢走到玉泉龍井，往西山一路而去。

王七家的祖墳就在西山駝去X〇獻嶺下。好高的一座駝獻嶺！兩人翻過了嶺，再走了一里多路，才到墳頭。王七叫看墳的張安準備點心酒菜，兩人到墳旁一個小小的花園裏坐了吃酒。這酒是新釀的，香醇適口，吃得兩人大醉。

這時太陽已將西下，教授看看時候不早，便要起身回家。王七說：「再吃一杯，要走一齊走。我們過駝獻嶺，再到九里松路上妓寮睡一夜。」教授嘴上不便說，心裏想著：「我新娶了老婆，如果搞得整夜不眠，讓老婆在家裏等著，怎麼也說不過去。可是就算現在趕路，走到錢塘門時，恐怕門也關了。」心下老大不自在，可又無法，只好和王七上駝獻嶺來。

事有湊巧，物有故然，剛剛就在他們到得嶺上來時，忽然雲生東北，霧鎖西南，霎時間下起大雨來了。這雨下得一似銀河倒瀉，滄海盆傾。嶺上並沒有可以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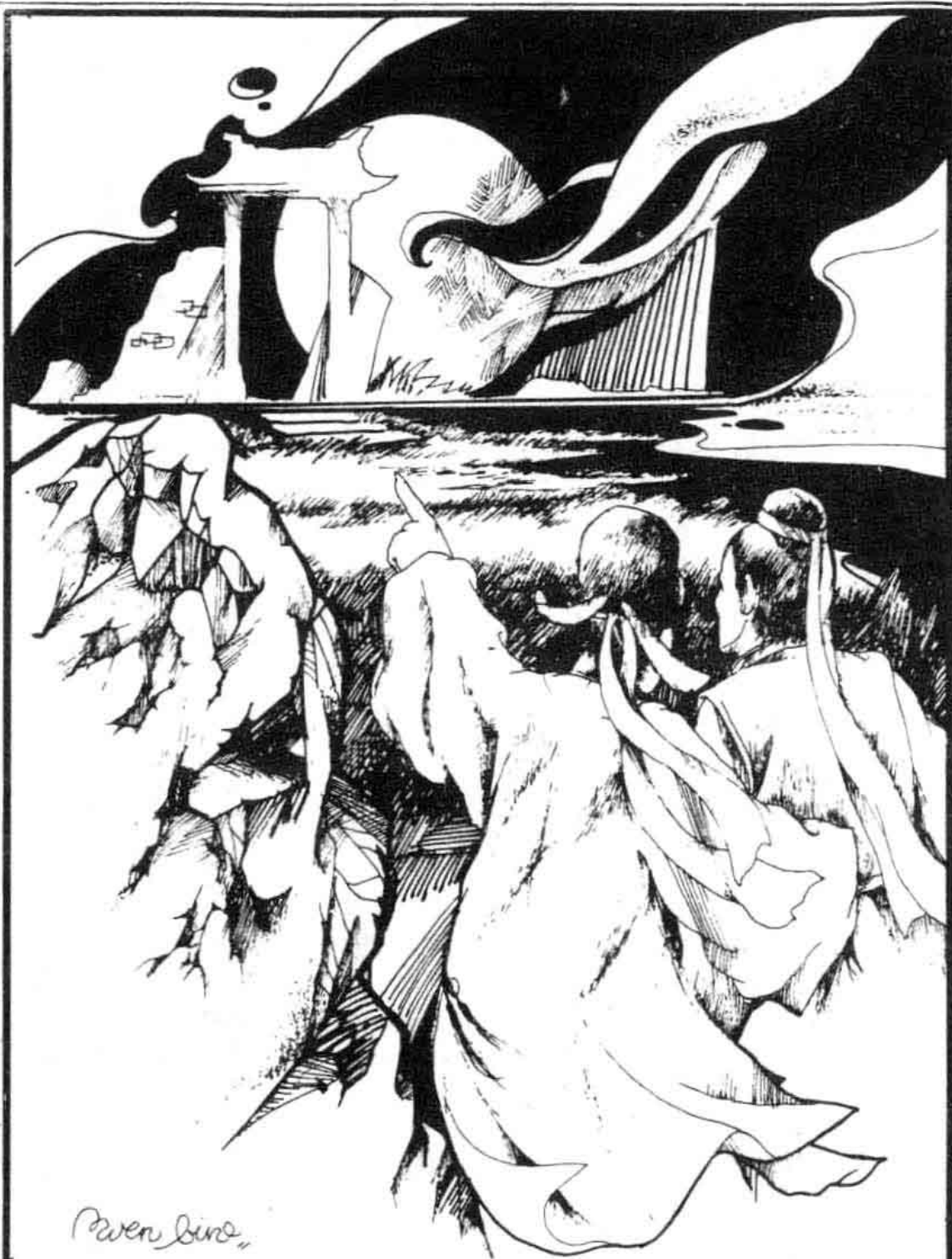
雨的地方，兩人只好冒雨又走，走了幾百步，忽然看到前面有一個小小的竹門樓，王七說：「就在這裏躲一躲。」這一躲不打緊，可却是：

猪羊走入屠宰家，一脚脚來尋死路。

兩個跑進去一看，原來是一個破爛的野墓園，除了門前這個門樓兒還好的以外，裏面什麼房子也沒有。兩個只好在門樓下石坡上坐著。這時雨下得更大了，整個山頭除了大雨以外，一隻鳥獸也沒。忽然間，不知從那兒冒出來的一個好像獄卒打扮的人，從隔壁竹籬笆裏跳進了墓園，走到墓堆上叫道：「朱小四，你這傢伙，有人叫你，今天該要你這傢伙出頭。」只聽得墓堆裏面有人應聲：「阿公，小四就來。」不一會兒，墓堆上的土忽然掀開，跳出一個人來，獄卒頭也不回的趕著那人走了。教授和王七兩人見了這情景，嚇得半邊身子都涼了，一雙大腿再也不聽使喚，直抖個不停。

過不久雨停了，兩個人恨不得背生雙翼，翻身就走。這時地下又滑，肚裏又餓，心上又怕，一顆心好一似小鹿兒跳，一雙脚好一似鬪敗公鷄，後面又好一似千軍萬馬趕來，再也不敢回頭。

■忽然看到前面有個小小的竹門樓。



Paven line

走到山頂上，側著耳朵聽時，空谷傳聲，聽得林子裏面傳來陣陣棍子打人的聲響，一會兒，那個獄卒打扮的人趕著墓堆裏跳出來的那個人，從那邊又冒了出來。兩個人見了，嚇得直跑。正跑得上氣接不了下氣，剛好嶺側有一座破落的山神廟，兩人不由分說，奔進廟裏，急急的把兩扇廟門關了，將身子抵著廟門。真的是氣也不敢喘，屁也不敢放。

兩個人貼在門上，屏著氣息靜聽外面的動靜，忽然一個聲音喊叫了過去：「打死我了！」又另一個聲音說：「該死的混帳東西！你這傢伙答應送人情又不送，怎麼不打！」王七低聲的對教授說：「外面剛才過去的，便是那個獄卒和墓堆裏跳出來的人！」兩個人直嚇做一團，抖個不住。

教授這時候沒好氣的埋怨王七說：「你無緣無故的把我拉到這裏來，擔驚受怕，我太太在家裏又不知道怎地盼望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忽然聽到外面有人敲門：「開門，開門。」兩個吃了一驚，不約而同的顫聲問道：「是誰？」再仔細一聽，是個婦人的聲音：「好個王七三官人！原來是你把我丈夫帶到這裏，害我找得好苦！錦兒，和我一齊把門推開，叫你爹爹出來。」

教授聽了外面的聲音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他的妻子和錦兒。「他們怎麼知道我和